



## 树树桃花暖人心

□ 邵玉田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参与了盐城县化肥厂南侧一个水利建设工程,那仿佛是一次预考,第二年即1972年的10月,我工作调动至龙冈,期间共八年时间,虽说后来又调到了盐城县级机关,但与龙冈的牵记,就像无尽的时空,陈列着永恒的存在。

龙冈向北,沙岗上的一片桃园,棵棵桃树,每到春天,约好了似的,齐齐绽放,红色、粉色、深粉、浅粉,扯天连云,倚云娇羞,又像一团火,燃烧着空气,也燃烧着我的记忆,绚烂明媚,温暖人心。二十年后,我发在《盐阜大众报》的一篇文章,有了这样的文字:

桃花红梨花白,同是生命之花。红与白,各有各的韵味,蕴藏着不同的生命内涵。特殊的年代,“桃源”于我,享受的不仅仅是果品,那些物质……它引导着我,向着绵延的深处奋力泅渡。

虽然我已退休,但对于第二故乡的情感热度丝毫没有减退。一年一度的桃花节,我仍然在场。我的那些文字,演绎而成的朗诵至今留在网上:

四季分明的桃园,向人们展示的是时序之美。如果说,春天用所有的花朵和枝叶,摇摇舒展,向天空致敬;那么秋天就是以它全部的果实和落叶,俯下身来,向大地感恩。接着,为新一轮春风到来,留下生命的空白。

新时代“乡村振兴”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。从美学层面探讨乡村文化的重建思路,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。我欣喜地看到:一茬接一茬的龙冈人,他们用地域文化特色体现时代感。

譬如康熙二十五年,因为水患,挑挖蟒蛇河,39岁的国子监博士孔尚任来到了龙冈。之后,十余年三易其稿,一出《桃花扇》名扬天下。

恰好《桃花扇》中,桃花扇上的桃花由杨友龙将李香君飞溅的血点缀画而成。扇上的题诗,末句则是“清溪正是辛夷树(紫玉兰),不及东风桃李花”。

龙冈“桃园胜境”,大片妖娆的桃花,扑面而来,让孔尚任由此而生发创作的灵感。不论古今,隽永的古典艺术总给人以美之启迪。乡村美学是一个回归的主题。

这个回归,具有双重意义。一是物质意义上的回归,游子回归故土;二是从功利追逐的入世生活,回归到纯粹自在的心灵生活。

龙冈党委政府一班人,顺应时代,以历史故事擦拔时代发展之琴弦,不断加快桃园规划、开发和建设的步伐,匠心独具,创造桃园新的诗情和意境。在前期完成游客接待中心、南北主入口、凤凰赏花园、空中栈道、寿星山等一批标志性旅游景点建设的基础上,又新建了旅游度假村、弥陀律寺、十里观光果园

## 又到菜籽收获时

□ 朱玉美



## 燕子泥

□ 戴永瑞

说到春泥,朋友告诉我应该叫“燕子泥”好。听到这个名字,让我想到春天里穿梭的燕子,在房梁上用嫩黄的喙一下下地涂抹着自己的窝。那从远处街来的春泥,很快就派上了用场,精致而有韧性杰作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多好的名字啊,春泥有了更生动的表达,它与灵巧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一场春雨滋润了大地,春天的阳光送来了温暖。惊蛰的春雷唤醒了泥土里的小动物,它们从泥土里伸出脑袋,湿润的空气温暖的阳光随即钻进了每一寸土地。春泥变得滋润、细腻、油亮、温暖。那一年父亲带着我从田野里经过,刚刚犁过的泥土一片片的,紧紧地挨着,似鱼鳞状,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泥土的清香扑鼻而来,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忍不住低着身子用手指抠了一团泥土,湿润细腻的感觉从掌心很快传到了自己的心里。父亲看我迷恋的样子,也蹲在我旁边用手抚摸着,就像抚摸着他的身边的孩子。父亲说,这泥土有筋骨呢。我知道他说是泥土的韧性足。

当然那一次我带回了一些泥土,用这些泥土做了好多泥狗泥猪什么的,并排放在阳光下。放学后,总要反复抚摸着它们,和它们交谈,它们的静默让我的心灵安宁了许多,阳光映照之下的春泥在无意间竟焕发了生命,但一场淅沥沥的春雨又把它们带回到了脚下的大地。父亲见了,不想浪费了这样肥沃的泥土,用一个破脸盆装了它们,然后上面随便地插上了几根花枝。

泥土很快展现了自己神奇的一幕,那些花枝在春泥的培育下有了绿叶,有了蓓蕾,有了炫目的色彩,整个天空也跟着灿烂起来。父亲看了又惊喜的样子,就哈哈地笑起来,说,傻小子,你就到河边看看吧。我随即觉得自己失态了,就带着满脸的微笑,脚踩着松软的泥土,一溜小跑地来到了河边,满眼的绿色点缀着彩色的花朵。在那个时候,我才真正意识到是春泥让所有的生命有了一次次绽放的机会。

直接大胆地亲近春泥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了。“大了春,赤脚奔”,立春以后的大地已经开始回暖,我们在每次下雨后,就全甩掉鞋子,赤了脚,在泥地里跑来跑去,那细腻地带着地气的泥土从我们的脚丫里冒出来,那感觉就像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一样。定在泥地里有舒畅的感觉,在泥地里双脚踩着,更有奇妙的感受。看着雨水泥地里的被我们划过的痕迹,我们怀疑自己怎么一下有了这么多的灵气。

哦,燕子泥,又让我们做了一回低飞的燕子!

上下班途中,看到公路两侧的农人头顶热日,单衣薄裳,用连枷拍打着菜籽秸秆时,我的脑海中不由想起我的母亲在世时,收种菜籽的相关往事,此时,心里好一阵酸楚。随着,眼眶也润湿了。

那时,我和二弟虽然分了家,他在镇上也买了房,但是全家人还是生活在一起。母亲负责我们两家人的一日三餐,秧瓜种菜等家务。

我和二弟两家共有承包地8.6亩,田头、埂边和两家屋后闲地加起来约七分地。一年两季,秋种麻菜,夏点黄豆。

因为我们都上班,只有农忙时才请上两三天假回来突击。因此,收种麻菜的任务大多由母亲一人来完成。

种麻菜时,母亲先把地翻好,然后再播种。她是个讲究人,撒下去的麻菜籽,出土后的苗不疏不密。这样,菜苗长大后,刮风倒不掉,收获时还籽粒饱满。

麻菜苗出土一个多月后,母亲趁雨天施一次尿素。来年开春后,再增施一次尿素。开花结果时,分别打一次药,这样既能防虫、防病、防早衰,又增收。在没有油料除草剂之前,母亲总都靠人工除草。麻菜不像稻麦几乎一块成熟,收获时,有早有晚,有的早熟了得掉粒,有的整个植株还青青。收获时母亲会时不时去责任田头转转,看哪一处熟了能割,哪一处还得再烤上个几天。

收割时,母亲都要带上用蛇皮袋拼成的大方布铺在地上,这样,能减少收割过程中菜籽的损失,捆好后,再一担担地挑回家。堆好后,在上面覆盖一层塑料纸或农用篷布。这样能增加秸秆堆内的温度,便于早脱粒。

隔四五天后,开始脱打。母亲先把秸秆堆上的覆盖物拿掉,再将秸秆分摊在大蓬布和平实的泥地

和知斌牡丹园等多个新项目。

壬寅(虎年)三月,我再次来到龙冈,从空中俯瞰桃园景区,新建成的空中栈道在海中显得格外美丽。

目前,龙冈桃园核心区项目,规划面积达1.2平方公里,作为盐城城北地区改造的重点项目之一,各项进度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。

我的文友在龙冈镇政府办公室工作,我获悉今年龙冈镇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:“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,紧扣‘争当排头兵、建设示范镇’目标,主动参与‘四个示范区’建设,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,‘融入主城区、建设后花园’取得显著成效,圆满完成本届政府任期各项目标任务。”的发展思路。

今后五年,龙冈将围绕“打造产业强镇,打造宜居新镇,打造生态美镇”着力做大做强做美生态文旅,封闭运营桃园核心区,争创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同时,实施古镇更新加快联动发展,完成编制蟒蛇河以北片区更新方案,精心打造三胡故里书法研学基地等工作,一幅“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”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新画卷,就像岁岁绽放的桃花一样,在人们的眼前徐徐打开……

正所谓:传统文化,犹如一棵几千年的老树,如今赏花人已经在树下云集,正期待它开出更绚烂的花朵。

上,让太阳烤晒。

此时,室外温度高,母亲头戴草帽,上穿一件薄衫,下穿一件单裤,汗流浹背地用连枷不停地拍打着秸秆。脱打结束后,籽、壳混在一起,母亲不厌其烦地用筛子将壳壳除去,再借风清除菜籽中的杂质。

菜籽收获期,少算母亲也要花到六七天时间,可惜我们没有帮上一点忙。好的年份,我家能收上菜籽300多斤,孱弱的年份,离300斤不远。

68岁那年,母亲患上了双侧脑梗,我们让她保养身体,打算把责任田周边隙地和屋后闲地让给大堂哥家无偿种植。母亲知道后,说啥也不愿意。她说: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哪天不吃油,庄户人家买油吃让人笑话,你们花钱的地方多,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再说,脑梗又不是什么大毛病,一年挂上二次保养水就没事了。”我们怕她生气,拗不她,就依了她。

往后几年,每到收获时,不是我就是二弟跟单位请上半天或一天假,回家把母亲事先割好的菜籽秸秆运回家堆好,让母亲拍打。

听大堂嫂说,母亲头脑糊涂时,强忍着难受干活,有几次差点跌倒,怕我们担心,她在面前只字不提。

年年花相似,岁岁人不同。谁想到,2014年秋风凉爽,丹桂飘香的九月,母亲突发脑梗,驾鹤而去,离开了我们,临终前,她没有留下片言只语。

母亲过世后,我和二弟家责任田周边隙地和屋后闲地都让给大堂哥家无偿种植。

2018年秋天,我家所在的村民小组298亩土地全部流转给淮安的一个老板搞大棚种植。这样,我们便能安心上班。

连枷声声,汗水滴滴。每当我看到有人拍打连枷,我都会想起母亲,泪水总会模糊着双眼。

## 聒噪的夜

□ 陈卫中

的风吹进房间,吹拂这难得的枕湖之眠。关掉房间所有的灯,拉开窗帘,让湖中的月光自然反射到屋内。然后,我躺在床上,想尽情享受这难得的自自然之夜,但还没来得及享受,便觉得困意来袭,很快就进入梦乡。

大约凌晨3点的时候,我醒了。一者是一阵深睡后的困意已消,一者是一湖蛙鸣的歌声嘹亮。这蛙鸣声,白天听不见,晚上听得到。晚上听不到,也没有注意。我不知道它起于何时,但此刻,在夜深人静时分,显得格外响亮,有着绝对的穿透力。你方唱罢我登场,此起彼伏、抑扬顿挫,也不知道池塘中居住着多少青蛙。想再睡一会,但显然不可能。于是仍旧躺在床上,闭上眼睛,静听这一湖蛙声,也任自己思绪飞扬。

乡村的初夏,蛙鸣是最自然的乐音,也是这个时节最动人的欢喜。在唐宋诗词中,描写蛙鸣的名作佳篇随手可及。辛弃疾的《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》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最直接的表白,成为千古名句。诗人韦庄的《三堂东湖作》“何处最添诗客兴,黄昏烟雨乱蛙声。”有了蛙声,便有诗兴。更有贾夔《扶江南孟夏》“江南孟夏天,慈竹笋如编。蜃气为楼阁,蛙声作管弦。”说池蛙合奏的管弦乐音,像海市蜃楼一样的美妙。

一场雷雨,洗尽铅华。一架彩虹挂在天边,映照五彩霞霓的蓝天。禾苗青绿,雨珠欲滴。栀子花开,散发清雅的香气。

十里古村落,种植有桃树、李树、槐树、栀子树。千树花开,百花争艳,要数栀子花来大,味最浓。栀子花开,香气袅袅,满院芬芳。即使栀子花谢了,当走近栀子树时,仍能闻到淡淡清香,让人有种甘棠遗爱的感受。

栀子花平素素雅,更是令人喜欢。桃花红艳,李花满枝,槐花紫红。花开一簇簇,一团团,像晨雾中的火炬,似彩云中的霞光,红的红到了极致,粉的粉出了浪漫。它们相互簇拥着,推推搡搡,尚见几分腼腆却是奔放。可是,果树的花娇情,抵御风雨能力太弱。唐皇甫松说:“繁红一夜经风雨,是空枝。”那一年,我家院前的果树,未有结出果实,是因正值盛花时,遭遇一场大风雨,花落一地,让人惋惜。

栀子花开,不怕风吹雨打。栀子树,枝叶繁茂,四季常绿,从寒冷的天就开始默默孕育栀子的花苞,经历一个春天却是含苞不发,直到初夏季节,栀子才会开出美美地花。看这栀子花,在等待,等待夏雷炸响,夹着倾盆大雨而下,这才蓦然开花,给人以惊喜。在雨中,栀子花开了,才露出了笑脸,雨珠打在花朵上,晶莹碧透。雪白的花朵,浓烈的芳香,格外的美丽。“素华偏可喜,的的半临池。疑为霜裹叶,复类雪封枝。日斜光隐见,风还影合离。”南朝萧纲的《咏栀子花》,写出了花仙子的神态。迎着盛开的栀子花,我兴然站在花树前,能感受一种巨大的生命,无声地穿胸而过,排山倒海般,绵绵不绝,它是植物几千年的纠缠与连接。

同心何处切,栀子最关情。栀子花开,从初夏一直开到了盛夏。在整个夏季里,栀子花都能带给人盛大的喜悦。漫步栀子树边,清风送爽,心旷神怡。独自细品栀子花,柔柔的,嫩嫩的,似少女润泽柔美的脸庞,淡雅且娇俏。还有那花瓣上留下的花萼,清淡翠绿,仿佛是镶在白玉上的翡翠,楚楚动人。“怜时鱼得水,怨罢商与参。不如山栀子,却解结同心。”(唐·施肩吾)栀子是为同心花,每层圆润的六片花,花瓣叠着花瓣,向心开放,透出一一种以花蕊为中心的均衡润美。几丝淡黄的花蕊,层层叠翠白玉中,花瓣相绕,惜终相守,卓殊珍颜。

栀子原产于我国中部,已有2000多年种植历史。《神本草经》又名木丹。汉《上林赋》有《鲜支黄砾》,鲜支即栀子。“汉有栀子苗园”(《汉书》)。“晋有华林园种栀子”(《晋书》)。神话传说中的七仙女,化身栀子花,给了人间的美好。在唐代,栀子花是和平的象征,被作为礼品赠送给日本。公元七世纪初,作为友好花卉传到了欧洲。栀子花,被誉为世界的名花。十里古村落,家家种有栀子花。端午时节,栀子花开,一朵朵,一枝枝,从院里开到了院外,开满了整个小村庄。姑娘们、大嫂们争相采摘栀子花,插在头上,戴于衣襟,悬挂蚊帐中,花草养神前。香溢端午,美化生活,栀子花更增添了节日的氛围。

栀子“屈子”,生死契阔。栀子花,是为屈子而发。端午时节,祭拜屈子,人们向江中投抛粽子和栀子花,以追思屈子为国怀沙抱死的壮举,带去人们怀念与崇敬。栀子花不畏风雨,笑迎骄阳,越发坚强,越发盛放,一如爱国诗人屈原的风骨。千百年来,栀子花开,祭拜屈子,延续古今,不曾改变。世间有着许多花,爱花总有爱它的理由。栀子花深得人们的喜爱,是因爱花之人更爱花所表达的寓意。

“雪魄冰花凉气清,曲阑深处艳精神。一钩新月风牵影,暗送娇香入画庭。”(明·沈周)又到栀子花开时,我闻到了浓郁清幽的花香。陶醉其中,留香四溢,深深体味蕴藏在这栀子花中的不朽精神。



## 留香四溢栀子花

□ 群山

年少的时候生活在乡下,对蛙声一点也不陌生,甚至于熟视无睹、充耳不闻。有时我们也会抓一只青蛙来,看它是如何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。后来老师告诉我们,雌雄青蛙都会发声,只是雄青蛙有一对气囊,气流经过声带并在这里共振,于是就有了“大嗓门”。那么这大嗓门又是为了什么呢?原来是用来吸引异性的,为了蛙族的繁衍。如此,这样的蛙鸣声,虽然对夏夜来说略嫌吵闹,但也是自在情理之中的。

大学毕业以后,就在城里工作和安家了。城市里也有池塘水渠,但多是砖石护坡,青蛙也就难觅行踪。于是,从前那熟悉的蛙鸣声,便渐渐成为了一种记忆。

一个人躺在床上,临近这一池湖水,聆听这一片蛙声。因为打扰了我的枕湖而眠,有些怨恨;又因为勾起了我的童年联想,甚觉美好。人那,面对这简简单单的蛙声,竟也变得复杂起来。

四点钟的时候,我索性穿好衣服,走出房间。清凉的晨风,清脆的蛙鸣,急促的呼吸,我沿着湖边小道,开始慢跑。

结束出差,又回到邻近大庆路的家。夜晚,我关上了窗子、关上了门,打开了灯,拉上了窗帘,房间里静悄悄的,没有空气流动。这夜,没有了聒噪。